寻找工业题材和年轻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

——从《麓山之歌》《沸腾人生》《大博弈》等电视剧说起

陶庆梅

今年以来，在电视屏幕上，我们隐约看到一种“工业叙事”在默默地崛起。比如最近热播的《麓山之歌》《沸腾人生》《大博弈》等电视剧里，久违了的工厂的厂房、蓝色的工装……均出现在屏幕上。不过当前这些带有工业色彩的电视剧，似乎更多停留在“工业题材”的类型框架内，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叙事方式来超越题材类型，让人们对“工业”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不足以引发人们对于“工业叙事”的集中讨论。

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工业叙事一定会是其中的重要基础。因此，当这些自觉选择了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出现在屏幕上时，理解分析这些电视剧的特点，探讨其发展方向，也是评论者特别需要关注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在题材上，如果说它不是对一段时间以来“霸屏”的悬浮“职场剧”的一个有力阻击，至少也是对这一题材类型越来越苍白无力的有效补充。

现在所谓的职场剧，大多是写字楼里的“职场”。诚然，写字楼的生活构成今天年轻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场景，但工厂，却是支撑着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大众文化领域的职场剧，几乎本能地会选择靓丽的街景、高级写字楼、标准的工作间、温馨的咖啡馆等等，作为呈现的物质对象。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职场剧确实塑造了一个个白日梦，给了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工作的动力。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向“职场”，白日梦逐渐变得“悬浮”——青年们早就发现，没有人天天在宜家的样板房里谈恋爱，也没有人天天上班就是喝喝咖啡以及勾心斗角。也正由于此，各种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让我们在甜腻腻的大众文化中，“看到”了中国生活的不一样的场景，看到了工业化的大厂房以及在厂房里工作的工人。当这些与城市白领不一样的景象与人物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时，从题材到视觉，它们都是新鲜的，也都是有着新的可能空间。

但能不能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异军突起，创作出中国式的工业叙事，工业题材的电视剧恐怕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的职场剧很多被吐槽为“悬浮”——创作者对自己所写的电视剧所涉及的具体行业不熟悉，恐怕是根本原因。比如《玫瑰之战》，虽然有美剧《傲骨贤妻》做故事基础，但太脱离中国场域的律师行业竞争逻辑与办案流程，再怎么有大牌演员都救不了场。而我们的工业题材电视剧，目前可见，好像在创作方法上也仍然延续着职场剧这一“类型剧”的创作模式。比如说《沸腾人生》，感觉上就是把职场的故事，放到了工厂这样的一个特殊场景之中。虽然有工厂场景以及工厂的发展历程作为背景，但故事重点还是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创作思路上。现有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大多延续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感模式，过于强调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强调企业家精神，而忽略了工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工业的崛起，不仅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来自各级政府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家与其团队的集体拼搏。没有工人团队与工人集体的贡献，只有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不了中国的工业叙事的。

比如电视剧《大博弈》。在这部以某大型重工为原型的作品中，周梅森塑造的孙和平、杨柳与刘必定三个企业家，围绕着谁能控制重卡全产业链的博弈，本身是非常精彩的。编剧在这部电视剧里塑造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家：孙和平是当代国企改革的代表人物，改革之初即锐意进取，改变国企生产效率低下的毛病，并不断扩展企业发展空间；刘必定是草根崛起的代表人物，擅长资本运作，虽不乏坑蒙拐骗之弊，但总的来说也是要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杨柳作为国有企业集团老总，更为看重集团的整体利益，不但是要兼顾集团内部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平衡，更不能容忍孙和平把企业一做大就要脱离集团。这三个人的较量，既是不同类型企业家的较量，也是不同个性的企业家的较量。也因此，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个性，是企业家克服重重困难，突破重围的勇气。但是，除去口号般的“减员增效”“扩大融资”之外，我们看不到企业家所要经营的工厂的故事：看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厂的困难重重，看不到工厂如何革新就能从濒临破产迅速脱困很快在香港上市，更看不到工厂员工如何参与企业革新的过程。在该剧叙事逻辑中，似乎只要大家一持股，工厂产品的技不如人就能完全克服。这对今天熟悉中国工业艰难成长过程的年轻观众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麓山之歌》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麓山之歌》也是以某重工企业为原型，开篇也是企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剥离不良资产，以“重工换金融”的方式来挽救企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非常清晰地描述出工业企业面对的现实问题：产品的核心技术由外企掌握，一旦企业对这一核心技术形成依赖，外企就通过迅速提价的方式，抬高生产成本；而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有一点突破，外企就毫不手软地继续以降价的方式挤占市场。在外企的步步紧逼之下，在《麓山之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企业领导的思考与拼搏，也有从工程师到工人队伍整体面对国际资本围追堵截的不甘心。在电视剧中，从宋春霞到金燕子两代的一线工人，不仅是出于对生长于斯的工厂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自己所掌握的工业技术的热爱，凭借自身的技术能力，助力企业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完成重装工厂的新生。在这里，工人们不再只是每一个上任的厂长、书记因为“减员增效”所要解决的“麻烦”。他们不只是被动等待施救的“困难群众”，而是因热爱技艺而自强不息的新工人。当我们看到，在国外企业的重重干扰之下，宋春霞仍然克服种种障碍，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高难度的车工工作，让外国资本收回对中国技术的指控，我们不能不对“大国工匠”产生油然而生的尊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尊重工人群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叙事，让《麓山之歌》在年轻观众中收获了许多赞誉。如果说原来的观众群体，对于改革英雄有很大的好奇心，但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里，年轻观众对于独树一帜的改革英雄，恐怕不会再有那么好奇。《麓山之歌》里高扬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尊重，恐怕是与今天青年观众沟通的密码吧。

从某些意义上说，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几乎必然会“自动”选择“类型剧”的架构。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很难一下子摆脱类型剧的框架，也很难立刻突破原有的情感逻辑。但中国毕竟是有着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的国家，其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还是给我们突破以精巧编剧法为支撑的类型剧的可能空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我们去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的创作者，回到现实本身，理解工业企业自身的运作逻辑，寻找当下工业题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工业叙事也许会创造出中国电视剧的新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万茜在《大博弈》中饰演工程师钱萍

不同医学伦理的磨合中形成情节发展内驱力，近期医疗剧主题新探索——

为医疗救治注入更多情感温度

何源堃

作为一种职业剧，医疗剧的吸引力离不开对专业化的医学案例、设备与技术的展示，而病情的罕见性、危重疾病医治过程的紧迫性、、艰难性、复杂性则成为医疗剧的核心叙事张力，制造了扣人心弦的观赏效果。相比《永不放弃》《无限生机》《医者仁心》《急诊室故事》等经典医疗剧，《谢谢你医生》没有将叙事的重心放在对医学知识和医疗过程的展示上，而是将医生与患者的情感交流推至主位，着重探讨了医学的伦理边界与救病治人的人道精神，体现出主题立意上的突破性，但也在类型叙事上存在一些问题。

该剧收官日，平均收视率达到1.253%，创下近十年来医疗剧最高。次日，豆瓣开分，评分仅为6.3分。为什么会形成两极分化的口碑？可以回到剧集所属的医疗剧类型脉络中去寻找答案。

医学伦理：对医患关系的辩证思考

《谢谢你医生》将叙事视角聚焦于医患关系，立足社会现实，对医学伦理进行了辩证思考。剧集开始，就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分别展现了远在西亚的医生肖砚和桐山医院心外科医生白术在救治病患时的不同情境与立场。肖砚倾向于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尊重患者意愿：面对子宫破裂产前大出血的孕妇，她没有保守地选择摘除孕妇的子宫，而是冒着可能致死的危险，通过精心手术缝合了孕妇破裂的大动脉，保住了孕妇的子宫。因为她考虑到对西非落后地区的女性来说，生育权是她们社会价值的体现，地域文化使她们通常将生育视作和生死一样重要的事情。白术倾向于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尊重医学知识：面对患有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的高龄老人陈传书，他一再反对老人和家属的保守治疗态度，力劝老人和家属接受手术治疗方案，在病情恶化之前将其解决。他从病情发展的医学经验判断，老人的身体无法承受病情的继续恶化，保守治疗就是慢性等死，只有冒一定的风险接受手术，才有希望解决问题，延长生命。显然，肖砚和白术不仅是剧集中的职场核心和情感主体，同时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医学伦理与医疗观念。

肖砚回国，获邀加入桐山医院急诊科。白术虽成功完成陈传书的肿瘤切除手术，却因偶然的医疗意外与病人家属产生冲突，被从心外科调入急诊科，该剧初期的两条叙事线自此完成合流。面对尊重患者意愿还是尊重医学知识的问题，面对发扬人学的感性还是遵从科学的理性的问题，二人多次发生争执，频频暗中较劲，观念的冲突成为二人感情发展与剧集主题传达的内驱力。

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差异化的病情与案例，电视剧向观众揭示了无论是尊重医学知识还是患者意愿，都不是医学伦理的圭臬。核心观念是医生要尊重患者的意愿，考虑患者的处境，但也不能放弃自身的职业判断和主动性，只有当医生与患者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医患关系才能真正走向和谐。

人道精神：不仅“医人”更要“医心”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医学的相对有限性在很多时候成为医患矛盾的缘由之一。面对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尤其是面对人的自然衰老以及诸多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的病情，无论医生还是患者本人和患者家属，都感无力且忧伤。然而人性却拥有无限潜能，因此，对于解决医患矛盾，《谢谢你医生》提出了一种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方法，那就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中心，医生为患者提供充分的关怀与陪伴，帮助患者战胜疾病，抵御死亡。

肖砚是剧中人道主义精神的主要践行者。她曾参与国际救助，感受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在加入桐山医院后，除了展现出精湛的医术，还体现出关注医护细节与病人经历的人道主义精神。她主张医院进行交通路径改造，缩短救护车从医院门口到急诊楼的车程；她偶遇在车祸中受伤的工人，坚持为伤者进行进一步检查，从而发现了伤者的脑出血，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她在救治窒息的老人张贵荣时，坚持为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患者进行心肺复苏超过40分钟，以争取微乎其微的获救可能性。

该剧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在其技术叙事与情感叙事的比重上。医疗的过程被压缩和精简化处理，制度与科学的理性色彩被感性内容所调和，医疗前后医生与患者的交流成为叙事的重心。从故事层面来看，医生对于患者的全过程、全方位关怀是对“医者仁心”的绝佳阐释，就如医院院长江仲景所言：“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不能只关注病情，关注技术，而是要关注人，关注患者，能和患者心连着心。”该剧对情感叙事的偏重和对技术叙事的有意弱化，将自身的医疗主题从生理层面拓展到心灵领域，强调了人道主义关怀在医疗救助中的重要性，提示我们还需要为医疗救治注入更多情感温度。

情感叙事：浪漫气质与现实主义对冲

情感叙事虽然丰富了《谢谢你医生》的人性色彩，提升了影片的情绪感染力，但也使该剧在类型调配、演员表现和叙事逻辑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全剧的情感叙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肖砚和白术之间的感情发展，是故事的主线，其二是医患以及患者与患者家属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故事的支线。从主线故事来看，肖砚在战火中失去了未婚夫，白术是单亲爸爸，两人都有内心隐伤，因此二人的感情发展很大程度上有一个情感疗愈过程。对于肖砚与白术的感情，该剧使用爱情偶像剧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浪漫化处理，为二人立下高冷、感性和自傲、理性等人设，设计了很多对手戏，使二人的感情在一次次矛盾冲突中螺旋化发展。作为肖砚和白术爱情线的辅助，周围同事虽性格各异，但形象单一，同事之间的情感也比较平缓单纯且缺乏变化。

从支线故事来看，多样性的病患、病情与家属构成了情节发展的核心推力，展开了社会纵深层面。这些情节虽然零散，话语时间较短，但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体现了医疗剧固有的现实主义品格和社会责任意识。例如，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长期以来被大儿子照顾，大儿子对医生客气和尊重，却对父亲常常表现得不耐烦，甚至因为父亲不愿意吃药而动手打了父亲。但是，在父亲闹情绪时，哄父亲开心的是他；在父亲患病时，最为焦急的是他；在父亲尿床时，不厌其烦地照顾父亲的还是他。与他相比，弟弟和妹妹虽然嘴上说着对父亲的关心和担忧，但是却连一晚上都不愿意照顾父亲，甚至冷漠地看着父亲尿床。一家人的表现，极为真实且深刻地反映了病患救治与病情中的家庭伦理，揭示了人性与亲情的复杂性。

通过主线与支线故事的对比可见，《谢谢你医生》的浪漫主义职场爱情故事本身并不存在根本性问题，但是当它被嵌入一个大的现实主义框架之中，与一个个形象鲜活的病患、家属，多种多样病情相对照时，就显得有些虚浮和脱离实际。其主要症结其实是医疗剧固有的现实主义手法与植入的爱情偶像剧的浪漫主义气息的抵牾，这是此前一些医疗剧也存在过的问题。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是《外科风云》，在医疗剧的基础上主要融入了悬疑剧情，适量注入爱情元素，在类型融合方面就较为自然，观众认可度也较理想。

《谢谢你医生》通过情感叙事较好传达了对医学伦理的辩证思考和人道主义精神，但在类型融合方面，还有瑕疵。这也是当下不少类型剧的症结所在。爱情和偶像确实是时下电视剧收视的两大吸睛法宝，但不能忽视的是，每种电视剧类型都有自己的类型规律，需要保持剧集的内在品格。《谢谢你医生》值得我们思索的不仅是有关社会现实的医学伦理的问题，还包括影视创作中爱情和偶像元素如何有机融合。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

建立中华传统审美与当代舞蹈创作新默契

许锐

观点提要

近年来，以《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孔子》等舞剧创作以及《舞蹈风暴》《舞千年》等电视综艺为代表，舞蹈掀起了国风热潮。对于中国舞蹈的当代发展而言，这无疑是创作者和欣赏者共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立足传统又面向当代，在中华传统审美和当代舞蹈创作之间建立与时俱进的新默契。

艺术审美贵在“默契”二字——艺术家的表达和欣赏者的感受在玄妙的审美时空中相遇，心灵因契合而生出愉悦之感。最著名的无疑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二人心灵相遇于“高山流水”之间，成为“知音”。知音可贵到什么程度呢？子期离世，伯牙摔琴绝弦，只因默契不存而知音不再。这个故事无比生动地描述了艺术审美中因为默契而产生的共鸣。

然而审美默契的建立并不仅仅依赖于个人，它离不开群体性文化的共识与滋养。探讨这个话题，源于对当代中国舞蹈某种创作倾向的观察——不少舞蹈创作习惯于外露性的情感表达，以及直白性的叙述方式，似乎和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审美表达方式有所背离。

曾几何时，中国艺术和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往往被认为是含蓄的。何谓含蓄？一是要“少”，简短的话语却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二是要“含”，话语中的思想和情感含而不露。对于舞蹈而言，“少”就是动作设计要简洁流畅，不能有脱离表达主题的繁复修饰。动作过于杂乱，节奏处理过于快速纷乱，动作的视觉形象就会复杂化而导致“焦点”模糊，使动作的意义弱化。“含”则应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情感表达要有“度”，不能过于强烈浅白。例如动作不应是宣泄性的，而要有所控制和收敛。古人说“捶胸顿足”来表达悲痛之情，但并非真的要像疯了般猛捶胸、乱顿足一番才能够表达。周礼中吊唁的人们会肃穆而安静地捶捶胸、顿顿足，用近乎于礼仪的动作表达着内心的哀思。有所克制的“捶胸顿足”比发了疯似的“捶胸顿足”要含蓄，但内在的力量并不会因此而减弱。另一方面是意义的表达要委婉而不能过于直接，例如人物动作关系之间的处理在指向上就不应像哑剧般简单直白。双人舞《萋萋长亭》以舞蹈的方式表现青年男女长亭话别，并没有像《雨霖铃》中的文字那样只是“执手相看泪眼”，而是安排了多次男女“欲语还休”的动作呼应：男演员在前，女演员紧随在后，亦步亦趋踏在告别的路上。女演员抬手想要挽留，男演员似乎有所感应，回过头来，女演员却已经放下手扭回头去暗自神伤。这“不同步”的含蓄道尽了内心的留恋与不舍。

然而，我们今天的含蓄表达似乎欠缺很多。不少舞蹈的创作动辄呼天抢地、仰首踢腿、大跳翻转，情感泛滥如洪水滔天，哪有含蓄可言？再看看很多大晚会大舞剧的制作，奢华的仿真实景，LED屏幕上眩目的动画，“摇头晃脑”外加快闪的电脑灯，把舞蹈的戏都快抢光了，哪有含蓄可言？我以为，这种极致的滥情表达，肤浅的感官刺激，会让我们在强刺激中渐渐丧失审美的敏感触觉，渐渐窒息心灵的感动。

实际上含蓄的表达恰恰需要审美默契的建立。“含蓄”偏向一种引导性的主体述说方式，往往委婉却不晦涩，欲说还羞，温润地传递着审美情感与理想。也就是说表达虽然含蓄曲折，但还是要引着你去领会其中意味——恰如“曲径通幽”而不是“拒之门外”。而欣赏者则不能偷懒，需要跟随着引导去探索作品中蕴藏的内在深意。这对审美的双方都提出了要求，真正的审美一定不是单向的，尤其需要调动欣赏者的参与。古人送客不说让你走，只是端起茶来暗示，这就是含蓄的表达。可你要是没有领会赖着不走，就成了不识趣。艺术的含蓄表达也需要在引导下自己去琢磨品味，“曲径”终归还是得你自己迈步进去才能“通幽”，才能建构起审美的有效性，体会到审美的乐趣。

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含蓄的表达方式有赖于我们在传统中形成的审美默契，这种默契建立在相似的知识和文化积累的基础上，能够使审美主体和客体相向而行并心照不宣。但现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的流失，让我们缺失了很多的审美默契。于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使我们看到的大量艺术审美演变成一种单向的灌输和娱乐。创作越来越“白”，观众越来越懒，审美的乐趣和品位自然就没有了。甚至很多人对欣赏舞蹈的回答常常简单而干脆：看不懂。问题在于，难道我们对于舞蹈的要求就是像连环画一般“看得懂”，舞蹈的审美价值就实现了吗？显然不是，舞蹈的身体表达之中有很多独特的审美路径和内涵，需要静静品味，细细解读。例如中国舞蹈圆曲拧倾的体态和回旋流转的运动构成了时空中的曲延，不仅与外开直立的西方古典芭蕾形成了外在形态上的显著差异，而且内在的审美表达也具有强烈的中国式的心理情感与人文内涵。例如前文所述的传统审美表达中含蓄的韵味，永远值得我们留恋和欣赏，因为那种亦步亦趋、相随而行的内心对话和感动是穿越时空的。

近年来以《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孔子》等火出圈的舞剧创作以及引发热议的电视综艺《舞蹈风暴》《舞千年》等文化传播现象为代表，舞蹈掀起了国风热潮。随之而来是审美文化语境的悄然演变，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审美的当代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非回到过去，而是既融合了对古代传统的追寻，也包含了近现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古代、近现代是不可割裂也无法剔除的连贯时空；从文化借鉴的角度而言，中西文化也不是完全对立的二元叙事。因此“新”与“旧”并不完全对立，“中”与“外”也并不绝对冲突，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新时代迎来了建立中国文化新传统的契机——这恰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

对于中国舞蹈的当代发展而言，这无疑是创作者和欣赏者共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立足传统又面向当代，在中华传统审美和当代舞蹈创作之间建立一种与时俱进的新默契。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